

人|气|作|家
木浮生

睽违三年温情巨献

《良言写意》
后再创经典

*You mean
everything
to me*



我们就如这浮华世界里的微尘
因为彼此遇见才有了存在的意义

世界 微尘里



木浮生
作品



世界上最令人心动的事情是
你原本以为没有机会靠近的人，竟然爱上了你

百花洲文艺出版社
BAIHUAZHOU LITERATURE AND ART PRESS



世界 微尘里



木浮生
作品



百花洲文艺出版社
BAIHUAZHOU LITERATURE AND ART PRESS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世界微尘里 / 木浮生著. -- 南昌: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,
2014.4
ISBN 978-7-5500-0890-8

I. ①世… II. ①木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4)第048170号

出版者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
社 址 南昌市红谷滩世贸路898号博能中心九楼 邮编: 330038
电 话 0791-86895108 (发行热线) 0791-86894790 (编辑热线)
网 址 <http://www.bhzw.com>
E-mail bhz@bhzw.com

书 名 世界微尘里
作 者 木浮生
出 版 人 姚雪雪
出 品 人 李国靖
特约监制 何亚娟
责任编辑 赵 霞 游灵通
特约策划 何亚娟
特约编辑 狐 辰
封面设计 郑力琿
封面绘图 三 乖
印 刷 北京建泰印刷有限公司
开 本 1/16 710mm x 980mm
印 张 19.5
字 数 286千字
版 次 2014年4月第1版
印 次 2014年4月第1次印刷
定 价 29.80元
ISBN 978-7-5500-0890-8

赣版权登字: 05-2014-52

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

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

目录

CONTENTS

- 001 楔子
- 005 第一章 命运的齿轮
- 021 第二章 美人的范本
- 038 第三章 雪夜偶遇
- 063 第四章 锁不住的过往
- 086 第五章 那一盏茶的清香
- 112 第六章 少女的初恋
- 126 第七章 开满桃花的春天
- 151 第八章 明亮房间里的烛火
- 167 第九章 他想吻她
- 186 第十章 可不可以一生只爱一个人

204	第十一章	我要你的心
223	第十二章	比心脏高的位置
238	第十三章	谁更重要
257	第十四章	我只是害怕
277	第十五章	以心换心
292	第十六章	你是我的宇宙
297	番外	吾宁爱与憎
301	后记	



今天是元旦假日后的第一天，开学的开学，上班的上班，市立图书馆里的人很少。二楼的儿童阅览室，几乎一个孩子都没有。曾鲤上了三楼，去主任办公室签了到之后，就拿钥匙去开借阅室的门。

曾鲤进门第一件事就是戴上手套，将昨天下班时没来得及归类的书放回架子上。忙活了一会儿后，她将门口的感应器接通，又坐下来将桌子上的电脑打开，这才稍稍歇了口气。

她管的是学术类书籍的外借，所以人不多，尽是冷清的时候，不如一楼综合社科类图书借阅处那边热闹。好几个以前的同学知道她在这里上班后都是一通羡慕，说上班可以使劲看书，又清闲又好玩，可是苦水只有她自己知，那一堆学术期刊专业书，根本不是她的菜。她自打上班后便很少失眠，因为只要随手从这里

揣一本书回去，晚上躺在床上读一读，保准十分钟内入睡，比安眠药还灵。

电脑也老旧得不行，启动了好几分钟才打开。

曾鲤如何开启一天的生活呢？首先便是登录QQ，然后浏览一遍淘宝，最后打开常去的各大网站。

这个时候，同事吴晚霞带着给她的牛肉抄手进来了。刚才两人一起来，曾鲤先开门，吴晚霞去买早饭，于是，曾鲤趁着还没什么人的时候赶紧吃了填饱肚子，免得被主任看到又要被教育一顿。

“你得有多喜欢吃抄手，才能每天换着味吃啊？”吴晚霞不解地问。

“就跟你每回去K歌都只唱那几首是一个道理。”曾鲤笑道。

吴晚霞瞪了她一眼，没再理她，回自己办公室去了。吴晚霞出去的时候，进来一个人，曾鲤埋头吃喝压根儿没注意。她嘴巴里嚼着东西，将电脑页面点到A市最热的那个本地论坛上。她有时候会看看本地的一些美食推荐还有热点事件之类的，例如哪个商场在打折送券、哪家咖啡馆有特色、谁谁谁快来开演唱会……

这个元旦节，大概很多人都闲着没事做，便使劲刷帖子了，先前几天她看到的那些全都沉下去了，顶在最前头的是一个叫“奥利奥是骄傲受”的ID发的，标题为《八一八咱们A大那些秒杀所有校草、校高、校富、校帅和男校花的教授们（图文并茂）》。

曾鲤心中好奇，塞了个抄手在嘴里，按着鼠标点了进去。

帖子里第一个八的，是一位叫慕承和的老师。曾鲤不认识他，只是她经常出没在A大的附近，听学生们八卦，对这个名字早就耳熟能详。

楼主一边八卦慕承和如何风姿卓绝、和蔼可亲，一边上照片加以说明，活脱脱就是一个专业狗仔。

曾鲤耐心地往下拉，第一页完了，还是慕承和，一直延续到第二页、第三页、第四页，大部分跟帖的都是A大学生，有人说是看到校园网上推荐这个地址，跑来围观的。到第五页的时候看到了第二位主角——艾景初。

轮到艾景初的时候，楼主那些形容慕承和的絮絮叨叨的话顿时戛然而止了，就是上了几张他的照片。第一张是曾鲤以往也看到过的，几乎等于证件照

的照片，蓝底白衣正襟危坐，一直贴在他们医院大门口的橱窗里。第二张是学生的毕业大合影，里面有他一个小小的身影。

两张照片上完，楼主只留了一句话：艾老师永远是咱们A大医学院的一朵奇葩。另外，此处“奇葩”一词的百度正解是：罕见的、特殊的、出众的、非常美丽的花，并非同学们猥琐脑子里的贬义词。

后面立刻就有人跟帖：

我爱慕承和，他是咱们学校第一人。不喜欢艾景初，虽然，他确实很帅。

楼主居然敢形容他是一朵花，看来不想活了，小心他把你整口牙拔了做烤瓷。

要投票吗？竞选第一？我投给艾景初好了，虽然慕承和我也很爱你，但是艾老师实在太凶悍了，万一他落成第二，心情不爽把我们全给挂了怎么办？哭。

楼主，我知道你是谁，但是你要挺住，别暴露自己，继续八艾景初呀，好期待。

挺慕承和，但是艾景初的料爆得太少了，真不给力。

我不喜欢艾景初！谢绝跨系追踪。

既生承和，何生景初？

我是来围观的，兰州为何没有“果照”？

曾鲤一页一页地读，嘴角扬了起来。

她的鼠标渐渐往下滑，到底底的时候突然看到一句话：

抹着汗，顶着锅盖偷偷地说一声，难道没人发现他俩的姓合起来就是一著名国产bra的品牌吗？

曾鲤乍一看没明白，再想想，恍然大悟，顿时没忍住，扑哧一声笑喷了。

这个时候，一位借书的读者正走到她桌前，将借阅的那两本书和借书卡放在了她的早餐纸盒子和电脑之间。

曾鲤这一笑，将嘴里余下的抄手皮、抄手馅还有芹菜末儿一起喷到了对方的手上和书上。

她霎时惊了，急忙用手去抹，刚伸出去又觉得不妥，改成用抽屉里的纸巾，稀里哗啦扯了几张出来，先是对着损失最惨的图书封面胡乱地擦了擦，接着忙不迭地道歉道：“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对不起。”

她一面说一面站起来，然后弯下腰拿起纸巾替对方擦手，没想到对方却将手抽回来说：“幸好喷的不是脸。”

语调不急不缓，感觉不出情绪，而那嗓音听起来低低淡淡，却带着含蓄润泽的质感。

曾鲤听见这声音，心中一动，慢慢抬起头来，就像是时光机被误按成了慢放键，她的视线从他的手移到他衣服的纽扣上，再缓缓往上，他的衣襟，他的脖子，最后是他的脸。

年轻男人的脸，轮廓清晰，而那双眼睛却是狭长幽黑，如漆似墨。

曾鲤愣了愣，强迫自己垂下头去，将他那本书上的借书卡继续擦得干干净净，然后拿起代码的扫描器替他办了借书的手续。

他拿起书，再没说过半个字，甚至连正眼也没瞧她一下便离开了。

他走了好久之后，曾鲤都在望着窗外发呆，直到第二个读者来还书，她才回过神，动了动鼠标将电脑退出屏保。

屏幕上出现的是刚才的借书页面。

借阅人那一栏显示着三个汉字：

艾景初。



曾妈妈一直提醒曾鲤，这世界上有三种职业的男人不能嫁：警察、老师、医生。

马依依知道这事的时候很惊讶，“为啥？这不都是丈母娘心中的好女婿人选吗？”

“我妈说警察职业不能顾家又危险，而老师永远有年轻女学生想入非非，一代又一代，这一届毕业了下一届又来，前仆后继的，医生嘛……”她想了想，“她对医生有偏见。”

“什么偏见？”

“她觉得每次去看病，只要不是急诊，医生都会觉得没什么大不了的，表情又冷淡，还有……”

“还有什么？”

曾鲤笑了下，“还有，她说医生写的字，她都不认识。”

马依依乐了。

曾鲤将脸埋下去，拨了拨眼皮下可乐杯里的吸管，笑容敛尽。其实还有别的原因的，只是她没说出口。

元旦后的第二个星期三，她跟主任请假去A大的附院复诊。

去年好几回相亲失败之后，曾妈妈将曾鲤全身从上到下的缺点总结归纳了一遍，得出一条结论：除了人太瘦，便是牙齿不整齐，影响面相。

曾鲤的上排牙中有两颗大板牙，用马依依的话来说，就是一笑起来就像只兔子，然后便是右边的虎牙，比两边突出一点，有点像被周围的牙齿邻居们集体后退一步，给出卖了。

小时候她就不爱笑，她一笑别人就盯着她嘴巴看，那种感觉别扭极了。

后来……后来有人说：“等你长大了，说不定笑起来会像王祖贤。”

曾鲤很少看电视和电影，根本不知道王祖贤是谁，所以当时也不知道那话是夸她还是损她。

最后，曾妈妈得出一个结论：要带她去整牙。

“妈，你见过我这把年纪还戴牙套的吗？丢死人了！”曾鲤说这话的时候，已经被曾妈妈拉到了医院的走廊上。

曾妈妈这一次没有反驳，只是无言地点了点下巴，要女儿看一下那边。曾鲤顺着老妈的视线瞧了过去，看到对面走廊的墙壁上贴了几幅整牙知识的宣传画，其中一幅就是一位白人老太太戴着牙套的模样。

“……”

事实胜于雄辩，曾妈妈没费一言半语，轻松获胜。

那个李医生是专家门诊，看的人多得要死，直到中午才排到她。曾鲤不知道是因为老妈的熟人介绍来的，还是人家本来医德就好，李医生对人非常和蔼可亲。

A大医学院的口腔科在全国数一数二，很多人从全国各地慕名而来。因为

是教学单位，所以专家门诊都是带研究生坐诊的，每间诊室堪比一间阶梯教室。待曾鲤检查完之后，李医生一副热情好客的样子，当着曾妈妈的面将整个治疗过程详细地解释了一遍，一侧有个旁听的女学生说：“您女儿本来就漂亮，牙整好之后，笑起来会很完美的。”

这句话听得曾妈妈心花怒放，赶紧拍板，敦促曾鲤缴费签字。

等到曾鲤拿着缴费收据回来，李医生就对刚才那个女学生说：“周纹，你开个单子，叫她先去拔牙。”

周纹问：“拔哪颗？”

李医生说：“左4右4，上下都拔。”然后又用亲切和善的态度接待下一个病人去了。

曾鲤颤颤巍巍地问：“什么叫左4右4？”

“从你牙齿中缝开始数，左边第4颗和右边第4颗。”

“上下？”

“嗯，上下。”

曾鲤忽然觉得有点头晕，老妈倒是盯着她缴完钱，觉得大势已定就走了，留她一个人在这儿腿肚子发软。

周纹说：“别怕，今天只拔一侧的两颗。”

曾鲤继续问：“另一边呢？”

“看情况，如果情况好，一般隔一个星期就可以。”

周纹写好单子又问：“在二楼外科拔牙。哎，对了，你在生理期吗？”

曾鲤不明白，“啊？”

“生理期不能拔牙，出血会比较严重，你是吗？”

“没有……”曾鲤脱口而出后，急忙又结结巴巴地纠正，“有，有，有。”似乎抓住了一根救命稻草。

周纹看了她一眼，把单子收回去，说：“那没办法了，我给李老师说，下次吧。反正每周一、三上午都是李老师坐诊，你那个结束了之后直接来就行了。”

然后曾鲤逃似的从医院跑了出来。

可是，经不住老妈软磨硬泡，挨了两个月她又怀着一副赴死的决心到了医院，她一路上都在想怎么跟周纹和那位李教授解释自己消失的这两个月。

“大姨妈完了之后，我就把这事忘记了，等想起来的时候第二回又来了。”

或者：“周纹同学对不起，我大姨妈一直来了两个月。”

那太悲剧了。

她将缘由想了个遍，终于编了个靠谱的原因后，毅然走向医院。

爬到六楼的正畸科，发现右边那间巨大的诊室居然没人，她在走廊上隔着玻璃左看右看，一个穿白大褂的都没看到。她急忙走进去，发现连李医生当时挂在隔间外面的那块姓名牌都不见了。

她缴了一万多块钱，他们不会携款潜逃了吧？！

正巧一个护士进来，问曾鲤：“你找谁？”

“李教授今天不坐诊吗？”

护士打量了下她，“你是李老师的病人？”

曾鲤点点头。

“他去非洲援建了，去年年底临时走的，病人也交给艾老师了。”说着指了指对面那间诊室。

“哦，谢谢。”

曾鲤没细想就走到对门，发现病人很多，每一个格子间都有一台治疗床，一个病人一个医生，忙忙碌碌的。还剩下一个闲着的，正好坐在凳子上，背对着她在和两个人交流，距离不近，听不真切。

她不知道现在可以去打扰下谁来问问，正准备撤退的时候，突然有个人从走廊走进来，问了一声：“你是曾鲤？”

曾鲤回首，叫她的女孩儿正是周纹。

她不好意思地打个招呼，“周医生。”

“哎，你怎么这么久了才来？我还以为你上回被我吓跑了呢。”周纹笑。

“不是，我出差去了，没来得及。”曾鲤忙圆了个谎解释。

周纹说：“李老师援外去了，他带的所有学生都转给艾老师了，但是病人太多，就分了部分出去，你放心好了，你还是艾老师看的，那天我们上课还看

了你的片和病历呢。”

“嗯。”

“你等一会儿吧，每个病人艾老师都要亲自看的，他正在那边和家属沟通。”

曾鲤想，这个老师姓得可真好，爱啊爱的，可以改编“五讲四美三热爱”了，爱学校、爱专业、爱老师。

她被自己这个想法逗得不禁失笑，不自觉地回头，这才看到墙上钉着块坐诊医生的姓名牌。银灰色的牌子上印着黑色的粗体字，三个字，前面是“艾”，姓和名之间空了一格，后面跟着的是“景初”。

她惊讶得微张了嘴，正不知如何是好的时候，听见周纹说：“艾老师，李老师转过来的那个曾鲤来了。”

她看着那个原本背对着她的男人用手接过周纹递过去的病历，转过身，然后一步一步朝自己走来。他穿着白色的大褂，里面灰黑格子的衬衣衣领露了一截出来。医院里的中央空调开得很足，所以他们工作的时候不穿外套，而曾鲤却是裹着羽绒服和围巾，这多少让她有点热，手心的汗都起来了。

他站定，问：“多少岁？”

“二十五。”

“怎么想起来整牙？”

“呃……”这个难倒曾鲤了。

周纹却笑着接过话，“你妈妈上回可有意思了，说你找不到男朋友，就是这口牙把你耽误了。”

曾鲤一头冷汗地看了周纹一眼，却不想艾景初也正从病历上收回目光来看她，那视线从她的下巴移动到她的鼻子眼睛额头，最后又落回嘴巴上，淡淡说：“前突影响不大。”

曾鲤愣了愣，没听清究竟是牙齿前“突”对她的面貌影响不大，还是说牙齿对找男朋友的前“途”影响不大。但他是一个冷气场很强的人，让她不敢多言一句。

这时，艾景初从操作台上取了一副未开封的橡胶手套戴在手上，因为没有多余的治疗床，她只能这么站着被检查。还好周纹帮忙拉了把凳子过来，他坐

着，她站着。他取出胸前口袋里的手电，叫她张嘴。

与此同时，曾鲤在努力祈祷，希望刚才吃了东西后自己牙缝里没有留下什么残留物。

过了会儿，艾景初关掉手电说：“我看过你的病历，其实前突不是太明显，对生活也没有影响，可以不用治疗，但是既然你有这个意愿，而且李教授已经收治你了，那么我们就继续。我的方案和李教授是一样的，先拔牙，但是下面两颗可以先留着，等我们操作来看看，随后再定。”说着转身要叫周纹给她开拔牙单子，可是一回头才看到周纹已经被别的病人叫走了，于是，艾景初只好自己写。

他提笔问道：“是叫——”

“曾鲤，‘鲤鱼’的‘鲤’。”

“生理期吗？”他问。

“……不是。”

一个小时后，曾鲤咬着止血的棉花球从外科拔牙室出来，因为有点晕，所以在门诊大厅的椅子上坐了坐。挂号处一侧墙壁上，贴着几排本院专家的名字和照片，曾鲤一眼就找到了艾景初，总是板着脸穿着白大褂的艾景初。

这时，旁边还有好多病患在排长队等着挂号。

“我挂艾景初的号。”有人拿着钱，排到窗口前大声说。

“艾教授今天已经满了。”窗户内的人用扩音器回答。

“下午呢？”

“全天都满了。”

“那我挂明天的。”

“明天星期四，艾教授只在星期三、星期五两天坐诊。”

“不会吧，我这么远来，还要等两天？”

“您还挂吗？不挂下一个。”

“挂，挂，你给挂个别的吧。”

那些对答和询问又被别的嘈杂声淹没下去。

她忽然明白为什么周纹叫她放心，因为那个医生是艾景初。

结果，拔牙没有曾鲤预想的那么痛苦，她到了晚上就跟没事人一样去了“Carol's”。Carol's是曾鲤、马依依和伍颖合伙开的咖啡小店，其实钱主要是伍颖出的，但是她在医院上班很忙，所以一般是马依依打理，曾鲤有空了就来帮忙。咖啡店离A大的东门很近，所以顾客以学生为主。店铺里四壁贴的都是绿油油的墙纸，有一种怀旧的味道，最外面挂了块小黑板，和大多数装小资的学生店一样，是顾客们留便条的地方。

寒风瑟瑟的冬日傍晚，又不是周末，Carol's有些冷清。

马依依在给拿铁打泡沫。

在店里打工的小妹窈窕也无事可做，将抽屉里的塔罗牌拿出来玩了一会儿，有客人叫添水，她将牌放在桌子上就干活儿去了。

曾鲤随手替她拢在一块儿，却有一张牌掉到了地上。

“命运之轮”。

她看着那张牌，沉默着放回原位，过了一会儿，又将包里的复诊卡拿出来，展开那张小小的纸质卡片。

卡片内页写着下次复诊的时间，然后再翻回去，正面有主治医师和患者的名字，“艾景初”的上面写着“曾鲤”。

其实，他不认识她。

她几乎，也算是不认识他。

然而，那只被当作命运转动的轮子，真是一个奇怪的东西。

2

过了半个月，她去复诊的时候，牙龈差不多已经恢复了。如今，她更加不能笑得太放肆，不然一咧个大嘴左右两边各缺了颗牙，很惨人。

她这次特地将牙刷、牙膏、水杯带在身上，进去之前将牙齿仔仔细细地刷了一遍。

她刚刚躺上治疗床，周纹就请艾景初来了。

他将旁边操作台上的抽屉打开，将手上的手套换了一副新的，随后坐了下

来。旁听的好几个学生也围在了曾鲤身边，打开灯，低着头，像参观大熊猫一样将她的牙齿打量个遍，其中，还有一位身材魁梧的黑人同学。

艾景初一开口就是全英文的，那些陌生冗长的专业词汇让曾鲤基本上一句都没听懂，只是见他一边说一边在她牙上比画。

她不敢看他。

曾鲤这辈子怕医生，怕老师，怕领导。如果有什么头疼脑热的，自己去药店买点药凑合着吃，如果哪儿疼直接上网搜索看看是不是大问题，要是只是小毛病就自己忍忍，总之就是能躲就躲。

曾鲤也不敢看头上的任何一个人，只能作为一个活体的教学模具，僵硬地张嘴，眼睛直视前方。但是没过一会儿，那个橘黄色的灯便晃得她眼花，可是又不能随便乱动。

她眯了眯眼，有点难受。

他正在讲关于上下牙覆颌的深度，口中的那个“overbite depth indicator”的短语说到头时停顿稍许，同时面无波澜地用戴着手套的手背将灯罩的手柄往下拨了拨。灯的角度微调了一下，那光线再也刺不到她的眼睛。

随后，他们摆弄完毕，艾景初给周纹叮嘱了几句，又转到下一个病人那边去。周纹叫护士帮忙，给曾鲤取了个牙模。

周纹说：“下次你周末来好了。”

“你们周末也上班？”

“不啊，快放寒假了，如果我不赶着给你弄，你又会多耽误一个多月。而且，你是做全口的矫治器，要粘好几个小时呢。平时艾老师门诊的时候病人太多了，一百多号人，我们哪儿忙得过来？周末我就单独给你加加班吧。”

曾鲤不好意思地笑笑，“麻烦你了。”

“艾老师把你安排给我，这就是我的事儿。对了，你记个我们这里的号码，有事咨询的话打过来护士接到，说找我就行了，艾老师可没工夫接电话。”

她顺着周纹的目光看过去，又有新病人来了，艾景初站在那里背对着她们正在与人沟通。每一个病人，哪怕只是来复诊，他都要亲自过目，询问指导，然后再手把手地教负责该病人的学生接下来怎么做，最终还要验收。